

朱太河 著

定心剑

卷一



浪漫的武侠情缘 + 严谨的工科思维
三清博士十年力作，起点武侠人气作品。

—— 随书附赠精美路线图明信片 ——

武林巅峰，
散花仙翁，
雌雄双煞，
了无神僧。
一首歌诀，
道出了神出
鬼没的各路
顶尖高手。
一把定心剑，
牵出了江湖中
的恩怨情仇。
一个小和尚，
见证了人世间的
善恶美丑。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朱太河 著

定心劍

卷一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Press Co., Ltd.

内 容 提 要

“武林巅峰,散花仙翁,雌雄双煞,了无神僧。”这是一部很生活化、很有真实感的传统武侠小说,尽量细致全面地反映书中所设定的时代的社会文化、各地的风俗习惯、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很多小角色的刻画,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作者文字讲究、描写细致,符合逻辑、情节合理,心理真实、情感细腻。读者可以享受到很强的代入感,以书中人物的视角观察周围事物,经历故事发展,感受喜怒哀乐。

全书共八卷,本书为第一卷,共24章,故事包括:山中岁月、逢变朔州、大闹拳门、送信结怨、山庄做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定心剑.卷一/朱太河著.--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7.6

ISBN 978-7-114-13795-2

I. ①定… II. ①朱…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530 号

DING XIN JIAN

书 名:定心剑·卷一

著 作 者:朱太河

监 制:邵 江

责任编辑:陈力维

特约编辑:童 亮 刘楚馨

营 销:吴 迪 刘 君 张龙定

文字编辑:李 霞

出 版: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0011)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

网 址:<http://www.ccpress.com.cn>

销售电话:(010) 59636983

总 经 销:新世界青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16

字 数:282千

版 次:2017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4-13795-2

定 价:39.80元

(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的图书由本公司负责调换)



（一）——关于身份

1. 古时民间对医生的俗称，北方称“大夫”，南方称“郎中”。本书主要场景都在北方，故采用北方的说法。

2. 车把式：北方指赶马车的人，车夫。

3. 看青的：北方某些乡村地区，为防止成熟的庄稼或是瓜果蔬菜被偷，收获季节在田里看护的人。

（二）——关于地名

1. 太白山：济苍生和吴秋遇隐居的太白山，也叫太白堆山，属太行山一脉。不是陕西的太白山。

2. 宁化：书中出现的宁化，是指明洪武年间的宁化所，在今山西忻州宁武关一带。不是福建的宁化县。

3. 蓟州：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2016年以前为蓟县）。春秋时期无终子国都城。秦朝设无终县。隋朝改为渔阳县。明洪武年间，撤并入蓟州。

4. 楼烦：今山西省娄烦县。楼烦原是古老民族或部落名称，后演变为地域概念。明末清初开始出现“娄烦”写法。本书采用明初的名称。

5.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曾有金陵、建康、江宁等名称。明朝开国建都后，改名“应天”。书中选用了大家更为熟悉的“金陵”这一名称。

6. 地名大多根据史料采用明初的名称。例如山西省应县，当时叫应州。



目 录

山中岁月	2	第 一 章	雨天结怨
	14	第 二 章	佛寺寻僧
	27	第 三 章	乡野三奇
	38	第 四 章	香儿妹妹
	52	第 五 章	秋遇拜师
	64	第 六 章	生死惊奇

逢变朔州	76	第 七 章	朔州城外
	86	第 八 章	张家有客
	95	第 九 章	善心恶报
	105	第 十 章	白布药袋
	117	第十一章	少女灵儿

大闹拳门	128	第十二章	雌雄双煞
	137	第十三章	真相大白
	145	第十四章	巧退追兵
	154	第十五章	林中混战
	163	第十六章	相伴江湖

送信	172	第十七章	夺马送信
结怨	182	第十八章	邵门留宿
	191	第十九章	狭路逃离
	199	第二十章	老叫花子

山庄做客	210	第二十一章	祁家公子
	219	第二十二章	山庄迎客
	229	第二十三章	深夜救人
	237	第二十四章	婉儿进庄

247	主人公行进路线图（卷一部分）
248	后续情节

山中岁月

本是孤身入佛门，
偏来过客介凡尘。
刚定闲心结伙伴，
又逢异士作恩人。





第一章 雨天结怨

大明洪武年间，清明时节，太原府五台县。天空乌云密布。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正在坟前祭拜。旁边的丫鬟说：“姑娘，我们该走了，下雨前得赶到渡口呢。”姑娘站起来，看了看天空，说：“你先去雇船吧，我稍后就来。”“好。”丫鬟应声去了。姑娘摆放好坟前的祭品，又用手帕仔细地擦拭了墓碑。此时天空彻底阴了下来。

清水河畔，一伙人埋伏在岸边的草丛中，观望着远处的河面。天山恶鬼皮不休面容消瘦，脸色青黑，眼窝深陷得厉害，就像一具中毒死亡的黑骷髅，扭头问旁边的蒙昆：“老蒙，消息可靠吗？”蒙昆说：“错不了。哎，皮兄，你说咱们也没和柯老三他们招呼一声，是不是显得太不够意思了？”天山恶鬼笑道：“他们都是那里的老人儿，咱们要不单独来点儿见面礼，岂不让他们小瞧了？我天山恶鬼的名头虽然不大，却也受不得他人的白眼。难道你愿意让他们把功劳分了去？”蒙昆叫道：“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旁边忽然有人叫道：“蒙爷，来了！”蒙昆和天山

恶鬼往河面望去。

河面上，一条小船从南面缓缓驶来。

天山恶鬼低声问道：“那和尚的底细弄清了没有？”蒙昆说：“只听说是河南来的，半路上露过几手。飞叉门想劫他的金钵盂，结果伤了几十个人也没能拦住他。”“哦？”天山恶鬼右手捻了一下小胡子，“看来也不是个无名之辈。”蒙昆满不在乎地说道：“没什么了不得的。若实在难对付，就用暗器招呼。段六，彭三，就看你们俩的了！可别给老子丢脸！”

段六蹲在树杈上，凭借枝条树叶藏身。彭三躲在树后，得意地说道：“放心吧，蒙爷，箭头早就喂好毒了。我们两个的毒箭，没几个人能躲得过去。”

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和尚站在船头，身材瘦小，右手托着金钵盂，偶尔回头跟摇橹的船夫询问两句，不时抬头看看乌云密布的天空，略显焦虑，只怕一时下起雨来无处躲避。

船越来越近。彭三和段六手里的弓越拉越满，箭头瞄准了老僧的脑袋。蒙昆缓缓举起了手，准备发令。此时相距不过三四丈远，一旦发箭，命中只在瞬息之间。那老僧却浑然不知。

那个在坟前祭拜的姑娘正急匆匆赶往渡口，忽然看到岸边埋伏的天山恶鬼等人，不禁失口惊呼了一声。她的声音原本不大，但是在这种寂静之中显得格外清晰。

段六和彭三正高度紧张，听到声音，以为是蒙昆发令，手头一松，两支毒箭便直向老僧的脑门和心口射去。

老僧听到姑娘的叫声，扭头看时，突然瞥见两支箭直朝自己射来。他来不及闪身，忙将左手袍袖一兜，将两支箭拿在一处。定睛一扫，心中已然明了。只见他大袖一挥，两支毒箭原路返回。

“啊！”“啊——”两声不同的惨叫之后，彭三扑倒在地，段六从树杈上跌落，沉入水中。水花尚未平复，一股血水冒上来，染红了河水。

眼看毒箭失手，船已近在眼前，蒙昆招呼一声：“上！”六七个人便从树上、岸边跳出来，向船头的老僧扑去。船家刚才已惊得呆住，又见一伙人抢上船来，慌得一头扎入水中，自顾逃命去了。老僧袍袖挥舞。顷刻间，已有两人倒在船上，三人落入水中。

姑娘看到死了人，更加惊恐，跌跌撞撞转身就跑，慌不择路。

“皮兄，咱们一起上！”蒙昆朝天山恶鬼招呼了一声，也跳上船去。天山恶鬼没有搭理蒙昆。他此时关心的是，刚才是谁发出叫声惊动了老和尚，回头发现一个姑娘正在逃跑，便左手提着鬼头弯刀追了过去。



姑娘柔弱无力，长裙羁绊，自是跑得不快。慌乱之中，忽然脚下一绊，身子就跌了出去。天山恶鬼料想那姑娘已经没有逃跑的可能，便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往前逼近。

忽听一声惨叫。只见蒙昆肥胖的身体砸过树枝飞出来，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天山恶鬼回头见了，急忙转身去扶他：“老蒙，你怎么样？”

那姑娘慌乱地站起来，继续跌跌撞撞地往前跑。

蒙昆揉着屁股，气哼哼说道：“摔死老子了！”天山恶鬼望着老和尚乘船渐渐远去，暗自庆幸道：“幸亏刚才没有贸然出手。”蒙昆忽然推了天山恶鬼一把，怒道：“说好了了一起上，老子去拼命，你却在这里看热闹！”天山恶鬼自知理亏，也不计较，解释道：“我在找是谁惊动了老和尚。你看！”说着，他转身一指，却见那姑娘已经跑出去了百十来步，眼看着钻进了一片小树林。“是她坏了咱们的好事？把她抓回来！”蒙昆也看到了姑娘的身影，跟天山恶鬼一起追了过去。

一个头戴斗笠的汉子正靠在大树下打盹，此人名叫马福星，江湖人称马铁腿。姑娘跌跌撞撞跑过的时候，惊动了他。马铁腿反手一推，撑起身体，三两步追上去，挡住了姑娘的去路。那姑娘本已受了惊吓，此刻面前突然冒出一个粗鄙的汉子，顿时吓得昏了过去。

马铁腿一手揽着姑娘，将她放倒在地，开始搜她身上的财物。卸下姑娘右手上的玉镯子，要找左手的凑成一对，竟然没有。看到姑娘身上有块玉佩，摸一摸像是好东西，揪下来揣入怀中。又看到姑娘腰间系着的荷包，捏了捏，口朝下倒出几块碎银子，便只将银子捡了，那荷包也懒得去解。

天空的乌云愈加浓厚，似乎马上就要下起雨来。

马铁腿打量着躺在地上的姑娘，轻声叹道：“唉，倒是个十足的美人。可惜俺立志不破色戒，要不然……唉，不可不可。”他蹲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忽然嘀咕道：“她现在昏睡着，要不……俺偷偷摸两下，隔着衣服也许不算破戒。反正也没人知道。”于是他真的隔着衣服在姑娘身上摸起来。忽然在姑娘腰上摸到一个硬物。他愣了一下，轻轻把那物件从姑娘的衣服里摸了出来，竟是一把短剑。那短剑不过一尺来长，剑柄和剑鞘的做工都十分精致，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他端详了几眼，便要拔出来细看。

姑娘醒了过来，缓缓睁开眼睛，忽然瞥见马铁腿手握短剑蹲在身边，惊叫着坐起来：“你干什么？”马铁腿吓了一跳，一时心虚，竟然把短剑丢到姑娘手边。姑娘一手抓起短剑，一手捂着胸前，惊慌地坐着往后退挪。

马铁腿还未开口，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道：“在那儿呢！”喊话的是蒙昆。马铁腿不认得蒙昆和天山恶鬼，站起身说道：“这趟买卖是兄弟俺的。你们来

晚了。”

天山恶鬼根本没把马铁腿放在眼里，飞身跃起，左手一柄鬼头弯刀直接砍了过去。马铁腿大惊，慌忙向后退闪，他身子还没站稳，右臂就被天山的弯刀鬼划了一道。天山恶鬼紧接着又是一刀，当胸刺来。马铁腿突然大叫一声：“停！”天山恶鬼稍稍一愣，弯刀的力道便不由得减弱了。这中了马铁腿的算计，只见他猛一仰身，左腿顺势向上踢出。天山恶鬼一惊，左手收刀撤身已是来不及了，只得右手向下挡。马铁腿的一脚正踢在天山恶鬼的右手腕。天山恶鬼“啊”了一声，整条右臂痛麻难当，无力地向上甩去。

“马铁腿！”蒙昆惊呼了一声，他刚刚在老和尚那里吃了亏，现在却也不敢贸然上前，只停在原处说道：“马铁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今日为何助那和尚，搅我们好事？”“什么和尚？老子没工夫跟你们废话，后会有期！”马铁腿说完，飞身一跃，窜入了旁边的树丛，不知去向。

天山恶鬼胡乱砍了一刀，恨恨地瞪着马铁腿逃去的方向。蒙昆劝道：“看来他并不知道咱们在河边的事。让他再多活几天，早晚要了他的狗命！”他看了一眼正在悄悄移动的姑娘，问：“这女的怎么办？”

天山恶鬼顾不得再计较马铁腿的事，提着弯刀，朝姑娘走去。姑娘浑身颤抖，两腿蹬地向后蹭挪着，撑在地上的手里紧紧攥着那柄短剑，只是她袖子太长，几乎看不见她手里有东西。忽然后背撞到了树干，已经没了退路。

天山恶鬼上前蹲下，右手伸出要去捏姑娘的粉腮。姑娘在惊恐之中，手里的短剑用力插入天山恶鬼的小腹。天山恶鬼惨叫一声，弯刀同时扎进姑娘的身体，跌坐到一边查看伤势。那短剑扎得倒准，只可惜不够深。

姑娘无力地喘息了两声，闭着眼睛吟了两句：“公子窗前……望明月，佳人树下……听秋声，秋声……”身体便慢慢倒了下去。

其实马铁腿并未走远，一直在暗中看着，见那姑娘无辜枉死，不由得心痛。

蒙昆问天山恶鬼：“刚才她说的什么？”天山恶鬼骂道：“啰唆什么！快来给老子包扎伤口！”

天上哗哗地下起雨来。天山恶鬼站起来，收了自己的弯刀和那柄短剑，二人便急匆匆离开了。

马铁腿入怀摸出从姑娘身上抢来的财物，捧在手里看了看，心中充满愧疚，喃喃道：“唉，俺这做的是个什么孽呀！如果不是俺半路抢劫，也许那姑娘就不会死了。佛祖，老天爷，你们若肯饶过弟子这一次，弟子一定改过自新，再也不干那伤天害理的勾当了！”

大雨如注。蒙昆和天山恶鬼一前一后在小路上踉跄前行。伤口浸了雨水更



加疼痛，天山恶鬼脑子里几乎是空白的，只顾闷着头往前撞。后面的蒙昆忽然惊喜道：“前边有个人家，咱们去避避雨、烤烤火。”天山恶鬼抬头见了，跌跌撞撞奔了过去。他右手捂着肚子上的伤口，左手握着弯刀，上前一脚将茅屋的房门踢开。大风扬着雨水一发灌入门中。

屋里没有人。天山恶鬼四处翻找可以生火的东西。蒙昆也跟了进来，一边把门关了，一边嘟囔道：“全湿透了，真他娘的冷！老子什么时候遭过这种罪？！啊……啊切！”

天山恶鬼看到墙根有张破床板，对蒙昆说：“蒙昆，把那床板拆了，咱们生火烤烤。”“你怎么不拆，非让我……”蒙昆身体笨重，一路踉跄走来，到现在还喘粗气。天山恶鬼将弯刀丢在床板上，捂着肚子瞪眼说道：“你看我行么？”蒙昆无奈，只得拿起弯刀，连劈带砍，将床板变成了一堆劈柴，纷纷丢到天山恶鬼脚边。

天山恶鬼又让蒙昆点着了火，两个人便解下身上的湿衣，丢到一边，烤起火来。稍稍暖过来一点，天山恶鬼取出短剑，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着。蒙昆见了，伸手说道：“拿来看看。”天山恶鬼看着他迟疑了一下，才把短剑递了过去。蒙昆一边接过短剑，一边嘟囔：“不就一把匕首嘛，至于那么小气么？”天山恶鬼直盯着蒙昆将短剑缓缓拔出。蒙昆左手抄起一根劈柴：“我来试试，看是否中用。”说着便将短剑向劈柴削去。那劈柴应声断出一截，飞落到火堆上。“啊！这么快！我都没用力！”蒙昆简直不敢相信，又随手削了一下，仍然是应声而断，喜得他大叫：“好东西！好东西！”

“拿来！”天山恶鬼伸手向蒙昆要回。蒙昆却只顾兴奋，竟没看在眼里。天山恶鬼抓回蒙昆左手的剑鞘，套住剑身，一把夺了短剑，抬脚将蒙昆踹翻在地。蒙昆竟揉着前胸坐起来，悻悻说道：“你这贼骷髅好狡猾！出主意要劫杀老和尚，结果老子带人去拼命，你在旁边看热闹。到头来，老子白挨他一顿拳脚，你却得了宝贝！真是没天理！”天山恶鬼懒得跟他计较，自顾手里把玩着短剑。

蒙昆自觉无趣，四下张望着：“这是什么鬼地方！啥也没有。要是这里有两坛酒，又解渴，又解乏，该有多美！”天山恶鬼伤口正疼着，被他吵得烦了，开口喝道：“闭嘴！你瞎吵吵就能有酒喝了？”“我说我的，碍你什么事？没有酒，过过嘴瘾也好啊。”蒙昆顶了他一句，也自觉没趣，便伸了个懒腰，躺了下来，“睡一觉。累死老子了。”天山恶鬼看了他一眼，也觉得乏了，便也想躺下睡一会儿。

忽然“咣当”一声，木门被撞开，一个驼背人跌进门来。“什么人？！”蒙昆惊坐起来，伸手抓起一根劈柴。天山恶鬼没出声，瞪着幽深的小眼睛，直盯着来人。来人摘下斗笠，是个须发灰白的老者。他捂着嘴巴长咳了几声，似是瞥见了火堆，又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便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蒙昆丢掉手里的劈柴，抓起天山恶鬼的弯刀，跳起来，注视着来人，再次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驼背老者对蒙昆的问话毫无反应，眯着眼睛，摸索着，缓缓走到火堆旁边，蹲下来烤火。天山恶鬼仍警觉地盯着驼背老者，还是没有作声，只是左手将短剑轻轻拔了出来。蒙昆将弯刀架在驼背老者的后脖颈上，怒喝道：“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驼背老者似是感觉到了脖子后面有东西，缓缓抬手摸去，辨出是钢刀，顿时吓得瘫软在地上，腰间一个葫芦落在地上。蒙昆将刀尖抵在驼背老者胸前，就见驼背老者浑身颤抖，“咿咿呀呀”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娘的！是个哑巴。”蒙昆收起弯刀，指着地上的葫芦，问道，“葫芦里装的什么？”驼背老者见他指着葫芦，似是明白他的问话，于是两手比画了一番，见蒙昆仍不明白，干脆拾起葫芦，打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继续比画。“是酒？”蒙昆大喜，“好极了！老子又冷又渴，正盼着有酒喝呢。贼骷髅……”天山恶鬼警觉地盯着驼背老者，一声不响。蒙昆知道他够谨慎，也担心有诈，只是望着那个葫芦仍觉眼馋。

驼背老者哆哆嗦嗦地从腰里摸出几枚铜钱，放到天山恶鬼脚边，见二人都不作声，便战战兢兢地继续烤火。火堆噼里啪啦地响着。驼背老者喝了几口酒，觉得身子暖了，慢慢站起身来，挂好了葫芦，给蒙昆和天山恶鬼各鞠了一躬，缓缓朝门口走去。

“哎呀，这……”蒙昆正心痒难耐，眼看到嘴的酒又没了，甚觉可惜。他迫切地望着天山恶鬼。天山恶鬼不动声色地捡起一根劈柴，骤然向着驼背老者打去。驼背老者毫无防备，被飞来的劈柴打在背上，一下子扑倒在地，那葫芦也摔到地上。

天山恶鬼刚才猛一用力，牵动了腹下的伤口，不禁一咧嘴。蒙昆不解地看着他：“贼骷髅，你这是怕人还是欺负人哪？好端端一葫芦酒……你又……”天山恶鬼自己也摇了摇头，淡然说道：“行走江湖岂能不处处小心？现在好了，那酒可以喝了。”

蒙昆本来还要挖苦他几句，一听“酒可以喝了”，便马上什么也顾不得，大步抢过去，抓起葫芦，先喝了两大口。见天山恶鬼正在看着他，便拿着葫芦给他送过去。天山恶鬼见蒙昆喝了也没什么异样，又稍等了一会儿，才放心地喝起来。

驼背老者半天爬不起来，仍趴在地上喘咳个不停。蒙昆大笑道：“只听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看来你这恶鬼做了亏心事，也怕有人来敲门啊。哈哈哈哈哈。”天山恶鬼并不恼怒，又喝了两口，把葫芦递还给蒙昆。

驼背老者终于爬转过来，怯怯地抬着手，好像是想要回葫芦。蒙昆又灌了一



大口，咕咚咽下去，看着驼背老者，说：“你撞见天山恶鬼，还能活着已经算便宜了，一葫芦酒还舍不得？”天山恶鬼在一旁冷笑道：“你跟聋子废什么话！”

二人轮流把一葫芦酒喝光了。蒙昆意犹未尽，把葫芦丢到驼背老者手边：“虽然算不上好酒，但也算雪中送炭。空葫芦还给你。”驼背老者不去拿那葫芦，也不作声，趴在地上直勾勾来回盯着二人。蒙昆见驼背老者仍不肯离去，只道他是刚才被天山恶鬼打得狠，摔得重，便回头对天山恶鬼说道：“你这贼骷髅下手太狠。打伤了人家，又喝了他的酒，好歹给两个钱，算是个意思。”天山恶鬼并不理他，只摸摸烤着的衣裳，看干了没有。

门外的雨小了，天上的乌云也渐渐淡了。

蒙昆困劲上来，又伸了个懒腰，打起哈欠来。天山恶鬼也觉得昏昏欲睡，用力挤了挤眼睛，眼前有些模糊。

老者把葫芦挂在腰上，慢慢站起身来，直挺挺地高出了很多。原来他的驼背是假的，此人名叫丁不二。天山恶鬼和蒙昆面面相觑，不由得都是心中一震。天山恶鬼阴森森地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丁不二拍拍身上的土，微微一笑，开口说道：“天山恶鬼不在天山当你的山贼，偏要到中土给人当走狗。可悲呀可悲。”天山恶鬼被他奚落，顿时恼怒，要伸手去地上摸刀，只觉得浑身酸软无力，手臂竟抬不起来，不禁骇然。蒙昆更是只有大叫的份：“酒里下了药……”他站立不稳，软软地瘫坐在地上。

丁不二笑道：“我的酒可不能白喝呀。你们喝了我的酒，我好歹问你们要点东西，也算公平吧？”二人恨恨地瞪着丁不二。丁不二走上前来，开始搜摸二人身上的东西，中意的便带在身上，不打紧的就丢入火堆。天山恶鬼生怕那短剑也被他搜了去，于是扭曲着身子极力遮掩，把短剑横着夹在肚皮上。那里本来包扎了伤口，不留意倒也不容易发现。丁不二果然没注意到。只是天山恶鬼那里本来就有伤痛，用力紧缩着肚皮，更是疼痛难当，头上呼地冒出汗来。

蒙昆可能是替天山恶鬼庆幸，不时地瞥向他的腰腹。丁不二无意中瞥见了，顺着蒙昆的眼神看去，发现了露出的剑柄。他眼前一亮，出掌在天山恶鬼肚子上一拍，一把将短剑抓了过来。疼得天山恶鬼一声惨叫。丁不二回头冲着蒙昆笑道：“多谢。他身上多留一样，对你确也不公。”天山恶鬼只道是蒙昆故意出卖，心下愤然，恨恨地瞪着他。“我……”蒙昆一脸委屈，却又无从辩白。

天山恶鬼暗中运气，试图恢复，当然是无济于事。丁不二在他脸上抹了一把，嬉笑道：“省省吧。看这累得一头汗，真叫人心疼。”天山恶鬼强忍愤恨，说道：“加了小心还是被你骗了，我认栽，无话可说。敢问阁下是哪位，也让咱输个明白。”

丁不二只顾把玩着短剑，淡然说道：“不忙问我是谁。我先试试这玩意儿。”说着便将剑刃搭在蒙昆的脖颈上。“不要……”蒙昆怕得要死，又不敢挣扎，直吓得冷汗如注，忽然堆笑道：“爷爷，您不能杀我呀，刚才才是我提醒，您老人家才得了这宝贝……”天山恶鬼听到蒙昆亲口承认是他故意提醒老者来搜短剑，两眼瞪着蒙昆几乎冒出火来：“蒙昆，狗娘养的，老子后悔认识你这龟孙！”

丁不二走到天山恶鬼身前，蹲下来，用短剑在他眼前晃着：“你很横是吧？”天山恶鬼的一双小眼随着剑刃左来右去，不敢再作声。丁不二用剑尖轻轻抵着天山恶鬼的眉心，说道：“他叫我爷爷，你骂他龟孙，岂不是骂老子是龟？还不快给我孙子赔罪！”蒙昆尴尬道：“不用了，不用了。”天山恶鬼对蒙昆恨到了极点，死活也不肯向他道歉，便气哼哼不作声。

“那好吧。”丁不二将短剑从天山恶鬼的眉心顺着鼻子向下移动，滑过鼻尖、嘴唇，几乎贴着皮肉。一股阴寒之气令天山恶鬼毛骨悚然。蒙昆目瞪口呆地在一旁看着，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剑尖划过天山恶鬼的胸口、肚皮，继续向下……

天山恶鬼突然颤声叫出来：“爷爷——”只见丁不二手中的短剑抵在天山恶鬼的裆下。一股热流沿着天山恶鬼的裤管汩汩流下……

丁不二收回短剑，摇头道：“唉，没办法，你叫声爷爷，我还真下不去手了。”他故意提了提天山恶鬼的裤腿，安慰道：“这阴天下雨的，你尿湿了裤子，倒是看不出来。不打紧，不打紧。”天山恶鬼瘫倒在地，呼呼地喘着气。蒙昆则谄媚地看着丁不二，满脸堆笑。

天山恶鬼躺了一会儿，稍稍恢复了一点气力，挣扎着坐起来，面无表情地问道：“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丁不二笑道：“这么快就忘了叫爷爷了？也罢，今天就让你们见见爷爷的真面目。免得日后俩乖孙想爷爷了，都不知道爷爷是谁。”

丁不二揭掉假头发，掀下假胡子，用袖子在脸上随便抹了两把，露出本来面目，竟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他开口说道：“记好了，爷爷叫丁不二……”“千面神偷丁不二？！”蒙昆叫出声来。丁不二瞅了他一眼，笑道：“你竟知道爷爷的名号？”

“唉！”天山恶鬼右手拳头在地上一捶，心中懊恼：没想到被一个贼给耍了，真是窝囊！他忽然又暗自惊喜，用手在地上撑了撑，发觉手上已经多少有了些力气，左手便朝自己的弯刀摸去。

蒙昆也是心有不甘，慢慢站起来，说道：“你偷便偷了，为何干这等勾当来耍老……”他本想自称“老子”，猛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急忙住口。丁不二笑道：“你们哪一个是善类？兄弟我不使些手段，能近得了你们的身，又岂能得手？”他恢复了本来面目，便也不再托大自称“爷爷”。



天山恶鬼手里握着弯刀，见丁不二只顾和蒙昆闲扯，便猝然使出全身的余力，将弯刀祭出，直朝丁不二的脖颈砍来。

丁不二几乎是背对着天山恶鬼，并无防备，幸亏对面的蒙昆见了忽然一惊。丁不二何等机灵，听风声已知状况，急忙一缩一闪，下意识挥起短剑抵挡。只听“叮”的一声脆响，弯刀应声断作两截，余力不减，竟朝蒙昆飞来。蒙昆站在丁不二的面前，丁不二闪身让开，那断刀自是朝他面门袭来。幸亏他发现得早，慌忙低头一滚，躲了过去，肩膀却撞到墙上，疼得他“啊”了一声。丁不二惊喜地看了看手里的短剑，回头对天山恶鬼说道：“看来你是不服啊，还要再比画比画？”

天山恶鬼已然用尽全力，一击不成，弯刀反毁作两截，顿时瘫软在地。他偷袭不成，自知难逃一死，便也不再求饶，只冷冷说道：“什么千面神偷，只会使些下三烂的手段。老子不服！”丁不二笑道：“你服与不服又能怎的？不过呢，我拿了你的宝贝，又听你们叫了半天爷爷，倒有几分过意不去。不妨说说，要怎样你才服气？”

天山恶鬼没想到丁不二会这样说，小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你若真有本事，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丁不二看着他：“赌什么？”天山恶鬼说：“一般的物件别人也能偷来，显不出你的本事。我指定一样，你要也能偷来，我就服你。”丁不二稍稍想了一下才说道：“你要让我偷棵树、偷堵墙，老子可搬不动。凡是能拿动的，随便你指定一样，我必定拿来。”

天山恶鬼说：“当然是拿得走的，不过也得看你的本事。五台山佛光寺的和尚，你有没有本事偷一个来？”丁不二稍稍愣了一下，笑道：“兄弟我啥都偷过，还真就没偷过人……吓吓吓！什么话！你让我去偷和尚？这还真是平生第一遭。哈哈，有趣，有趣。”

天山恶鬼见他上钩，趁机说道：“你要自认有这个本事，咱们就以十天为限，就在这间茅屋验证。你若真能偷来，我自断一条手臂。你若做不到，也得留下点什么。”丁不二此刻玩心大起，满不在乎地说：“可以。”天山恶鬼又追补了一句：“谁反悔谁是乌龟王八蛋！跪在地上管对方叫爷爷！”丁不二笑道：“行了行了。别动不动就拿你祖宗起誓。”“你……”天山恶鬼便要发作，到底还是憋了回去。

丁不二将短剑插回鞘里，别在腰间，摘下斗笠戴上，便要开门离去。“丁大侠留步。”蒙昆嬉皮笑脸地走过来，“既然双方定了赌约，日子还得过。请留下解药。”

天山恶鬼刚才只顾惊慌和算计，倒把解药的事给忘了。他看了蒙昆一眼，恨意稍稍减了一些。

丁不二稍稍愣了一下，回身笑道：“解药啊，你们急什么。十天后不是还要见

面么？”蒙昆道：“那可是整整十天，只怕我们挨不到那个时候。”丁不二说：“放心，兄弟我是个善良的人，原也没打算要你们的命。那个药温和，十天八天的死不了人，顶多……”蒙昆急切地问道：“顶多怎样？”天山恶鬼也把耳朵竖起来听。

丁不二看着门外。雨停了，天已渐渐放晴。吊足了两人的胃口，丁不二才开口说道：“顶多武功全失，倒也落不下什么病根，放心吧。”天山恶鬼不禁一皱眉，示意蒙昆再去央求。蒙昆上前抓住丁不二的手，央求道：“丁兄慈悲，这就把解药给了吧。咱们兄弟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要是这几天兄弟们被歹人害了，谁陪着你完成赌约呀？”

丁不二看着两人急切的嘴脸，心中暗笑，嘴里说道：“不是我不愿意给，我是没带。你想想，那药是给别人吃的，我又不吃，带解药作甚？”天山恶鬼听他的意思是没有解药，不禁泄气，干脆坐回到火堆旁边。蒙昆跺着脚：“这可如何是好？要不你开个方子，咱们现在就去配解药！”

丁不二说：“我的独家秘方岂能让别人知道？要说急用，我现在也能配，就是太麻烦了。”蒙昆拱手道：“丁兄慈悲，辛苦一下吧。”天山恶鬼也带着希望看了过来。丁不二似是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也罢，你是个实在人，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费点工夫，给你们配制解药。”蒙昆受宠若惊，连连拱手：“多谢，多谢。”

丁不二忽然又犹豫道：“我有点不放心。你们俩都不是善茬，一旦我把解药配好了，你们忽然起了杀心，我不是自找倒霉？”蒙昆忙说：“不会，不会。丁兄你想多了。”丁不二仍是摇头。蒙昆问：“那要怎样你才放心？”丁不二说：“我得先把你们俩绑上。等我配好解药，准备好出走的路线，再给你们解开。”蒙昆扭头看了一眼天山恶鬼。天山恶鬼当然希望早点得到解药，轻轻点了点头。蒙昆这才说道：“这个好说。只要你能放心，怎么样都行。”

丁不二吩咐蒙昆先把天山恶鬼的手在背后绑了，又将蒙昆一样绑好，然后把火堆旁烤着的衣衫撕下两条，将二人的眼睛蒙了，又将二人的耳朵和鼻孔一一堵了。蒙昆叫道：“用不着这样吧。”丁不二转身去配置解药。

眼前一团黑，半晌感觉不到动静，蒙昆惴惴地问道：“丁兄，你还在吗？你不会扔下我们自己走了吧？丁兄！丁兄！”丁不二把两碗糰糊一样的解药摆在二人身前，将二人耳朵里塞的东西取了，不满地说道：“什么叫？两碗解药就摆在你们跟前，闷头吃了，小睡一觉，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和好人一样。你们慢慢享用，我走了。”

天山恶鬼忽然问道，“你不给我们解开吗？”丁不二说：“你们服了解药，很快就能恢复功力，到时自可解脱。我先走了，你们好自为之吧。”他跨出门口，仍不忘回头嘱咐：“一人只有一碗解药，小心别打翻了。”说罢，心情愉悦地在泥泞中